

日莲正宗的战争责任

序言

- 1、 日莲正宗协助战争的实态
- 2、 关于扭曲、更改教义
- 3、 为求自保，不惜牺牲信徒与同门之僧的日莲正宗
- 4、 日莲正宗否定战争责任的主张
- 5、 其他佛教各派对於战争责任的谢罪

结语

序言

1894年中日战争开始，直到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综观日本跨逾半世纪的战争可知，全部都是针对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

特别是1931年以满州事变为起端，开始侵略中国；1941年底开始以侵略东南亚诸国为目的的太平洋战争，不知造成多少无辜的民众被迫牺牲。

虽事过半个世纪，但这些战争的伤痕仍旧深烙在许多人的身心上。比起受创者，最应刻骨铭心的理当是兴风作浪的帮凶日本宗教教团。

毋庸置疑，宗教根本使命是在於救济每一位民众以及实现社会的和平。可见这些本末倒置，助纣为虐的宗教教团其责任之重大。

基於此意，战争已经结束半个世纪的现在，当时扶持战争至今尚未表明责任，也未曾谢罪的教团，可说是不配称之为宗教。

到战争结束50年的1995年为止，许多日本的佛教团体已经坦承战争责任、谢罪。但是日莲正宗到现在仍未承认战争责任，更别说谢罪。

再从日莲正宗第62世日恭法主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後的1941年12月8日，向宗内所发布的：「奉祈战胜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此「训谕」可知，日莲正宗如此向整个教团发布拥护战争的号令，光就此事实，已经足以令日莲正宗无法推卸煽动战争的责任。

我们日莲正宗青年僧侣改革同盟，自1992年结成以来，身为日莲正宗僧侣之立场，坦率承认战前、战时宗门煽动日本军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不但向佛祖三宝奉以忏悔，并且对世人由衷地表示谢罪。同时也在每年的终战纪念日8月15日，以文书催促宗门最高负责人阿部日显尽速表明战争责任，要求其谢罪。

但是直到今日阿部氏与现在的宗门完全无视我们的主张，不见任何反省与忏悔。非但如此，现在的宗门更加频频派遣僧侣到当时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亚洲诸国意图布教。这类对煽动战争的行为既未谢罪，又想要在亚洲布教等等的僧侣，是不应容允许的。

我们决意今後将更加催促毫无反省的阿部氏及宗门坦承反省，以及对其协助侵略战争之举表示谢罪。

基於迈向世界不战的下半世纪出发之意义，在此欲汇整宗门在战前战时协助战争的实态，以再次唤醒社会广泛正视日莲正宗的战争责任问题。

1999年11月18日

日莲正宗青年僧侣改革同盟

1、日莲正宗协助战争的实态

在此，将以时间的顺序追溯宗门在第二次战争中煽动战争的实态。当时宗门全宗一致狂奔於战争的协助，更进一步成为军部权力的爪牙是显然的事实。（●记号系说明当时战争的状况）

● 1939年9月1日，德军开始侵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12月份的『大日莲』的卷尾，曾以「总本山」之名刊登一则向宗门内部发出的广告「新年叁拜之推荐」。文中提到：

「此新年（1940年）之开头！正值圣战当下之第三春，本宗之僧俗首要跪拜於本门戒坛御前，致以报恩谢德及皇威宣扬武运长久之至诚，希沐浴在此灵化下，以为期踏出充满希望的新年……此乃实为肝要之事。」

最後以「事变下之庆祝，首要叁拜御戒坛」的「标语」为结语。

总之，宗门自太平洋战争发动之前，满州事变之後，便宣称为了祈求日本侵略中国的胜利，而劝诱信徒登山。这个广告只做「标语」部分的变更，连续刊登数年。1943年的「标语」是「战时下的庆祝，首要叁拜御戒坛」。无论如何，应是祈愿世界和平的一阎浮提总与的大御本尊，宗门却向宗内煽动祈念海外侵略战争的成功。

● 1940年9月28日，日本为谋求「世界新秩序」之目标，於柏林签署日德义三国同盟条约。日本首先与德国於1936年缔结日德防共协定，翌年意大利加入协定，日德义三国在国际间形成法西斯阵营。此三国敌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采取无视既成势力范围的武力政策，意图建立所谓的「新秩序」。

1940年8月份的『大日莲』中刊登宗门僧侣福重照平氏所写的论文，竟以「他正是现代的英雄」，大赞德国的希特勒，甚至写到「对此令吾人想到法华经『唯我一人能为救护』之御文」。

原本所谓『唯我一人能为救护』意指，「唯一只有佛才能救济民众」，系用来歌颂佛的字句。福重照平竟视希特勒与佛同等而赞颂。

此外，同年9月份，柿沼广澄氏以「新体制与宗徒的觉悟」为题，谈到以下论述。

「日莲大圣人的佛法，對於既有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宗教，以教机时国序之五纲批判，对此加以科学性的检讨，而采纳如是本末究竟等之所谓全体主义之立场。（中略）基督教，已经期许合作，决定以新体制行动。佛教徒的我们也必须以某种形式加入合作。」

柿沼广澄竟将大圣人的佛法归类於「全体主义」，同时建议团结佛教各派，追随军国主义。

● 1941年，中日战争作最後挣扎的日本，企图以侵攻东南亚，来打开僵局，而决定与美英为敌，於12月8日日本攻击夏威夷珍珠湾，掀起太平洋战争。长达三年半的战争舞台，几乎都是在东南亚的陆地与海域，这场战争對於东南亚区域造成莫大的伤害。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日，日恭法主发出「训谕」。内容如下：

[（参考资料 1）](#)

「本日得知发表向美、英两国宣战之大诏，此闻令人深为惶恐感激。（中略）希各宗徒奋发起平素所锻链之信行之成果，排除百难，坚忍持久，各尽本分，以期此前所未有之大战，得

获全胜 训谕如右」。

此外，同年年底，宗门對於军事捐款有功受到肯定，早先获得海军大臣颁赠如下的「感谢状」。

「感谢状此次大东亚战争之际，为充实国防之旨，获受赠捐款不胜感谢，兹具本状以表深厚谢意。

1941年12月
海军大臣 岛田繁太郎
此致日莲正宗殿」

进入太平洋战争後，为纪念开战，每月八日全山在日恭法主的导师之下，共同祈念太平洋战争的必胜，并举办如下的活动：

「锻链心身以期击灭美英的富士登山」
「决战精神昂扬布教师讲习会」
「美英击灭必胜信念昂扬之大会」

此外，宗门更在这段期间的『大日莲』上刊载赞美战争的文章。

「生活即战争」（笔者名「法正房」）
「山本元帅与不自惜身命」（海军中佐・清家岳三郎氏）
「加强防谍」（编辑部）
「增强战力解放寺院」（编辑部）
「国民总进军」（松本谛雄氏）

●1942年日本军南下於各地同时进行作战攻击，1月2日於马尼拉、2月15日於新加坡、3月8日占领仰光，在半年之内占领了全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的一部份。之後日本军一直到1945年投降，不断在东南亚各地大量虐杀华侨、强制募款、以及施行虐待民间俘虏等暴政。

『大日莲』1942年1月份，充满着鼓吹太平洋战争开战的论调。例如在以「拜闻宣战布告之大诏，迎接光辉元朝」为题的文章中，一开始就出现以下偏激的字句。

[（参考资料 2）](#)

「看啊！解放东亚民族解放的圣火已在亚细亚的一角燃烧。横亘数世纪英美的桎梏，今已被吾大和民族之神锋所捣毁，亚细亚十亿民众受英美紧扣之枷锁已为吾神兵之刃斩断。」

又於同月份的『大日莲』中刊登日恭法主的新春致词，在此介绍一部份。

[（参考资料 3）](#)

「於此处後方国民不分老幼男女，与挺身圣战之战士一样，不沉醉于胜利，应再接再厉，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与如铁石般的团结，各自坚守其岗位。兴起大勇猛心。信心倍增，谨奉体大诏，祈愿贯彻尽忠报国之至诚。」

读到此文，不禁令人感到当时的日莲正宗，如同军部代理机构一样希望国民心向战争。

1942年1月，九州八幡教会的主管柿沼广澄氏决定供出金属制的佛具作为制造兵器的材材，并在教会的本堂举行「佛具献纳供养」法要。此时，柿沼氏祈念「如要制成军队枪中的子弹，必定成为一发即中破邪显正的子弹」，向御本尊祈念自己寺院里的佛具能熔为子弹，一枪打死敌军一般。

1942年9月，大石寺於举行日宽上人会时，公然在富士学林的校内举办上野村青年学校学生的「枪剑术比赛」，而由理境坊的住持落合慈仁氏担任裁判。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不断攻击的气魄」以刺杀「美英鬼畜」敌军。

1942年11月，由於宗门担任大政翼战会的宗教报国组织的一环，於是在全国结成「日莲正宗报国团」举行国防捐献以及僧侣、檀信徒培训（灌输击灭美英的思想）、演讲会活动。并且为了配合政府的人口政策，甚至开设「婚姻相谈所」。

1942年的『大日莲』中有一篇题为「大东亚战争赠机命名式」的报导。内容是，包括日莲正宗的佛教各派，共捐献八十万四千三百一十一元四十钱巨款，以作为购买陆海两军的军用飞机费用。

并且於同年的9月20日，陆军於所泽机场、海军於东京小石川後乐园体育场举办「奉献机命名式」，当时所举行所谓“除鬼”“祝词”“玉串奉纳”“神符授与”的神道法要，日莲正宗竟将这些内容刊登在『大日莲』杂志。

宗门之後也再三在『大日莲』刊登「捐款以及军机奉献费的募款」报导，在杂志上记载「信行寺住持檀信徒一同」「土浦教会主管者信徒一同」「木莲行寺住持檀信徒一同」等捐献者的姓名。如果有大额的捐款，军方便会在机体上印上捐献团体的名称，当时宗门向信徒募集了许多的捐款，也传闻想在军机上印下「日莲正宗号」。

1943年6月6日的《读卖新闻》里，报导了铃木日恭法主参加山本元帅的葬礼，并发表以下的这番话。

“山本元帅的战死，对国家来说是一大损失。山本元帅为了‘正义’而奋力击灭英美敌人，若我们不继承他这精神、护卫国家，就无法令元帅的英灵安息。在今天的参拜中，无法控制不难过流泪，回去后，我将竭尽所能，教育青年贯彻山本元帅的精神。”

[\(参考资料 4\)](#)

1943年11月的御大会上打出「美英击灭必胜信念昂扬的御大会」口号，御开扉时除了祈念「国威宣扬皇军武连长久，战伤病将士痊愈」之外，也举行现役军人的演讲、报国团干部的「有关犹太的阴谋」（报国课长・青山谛量氏）「正义日本应行进的道路」（庶务部长・渡边慈海氏）等“布教演讲”。

1944年1月份『大日莲』第八版的最後，有位称为「主管人员」，刊载一篇文章说：「我们需要随时得以击落他们（英美兵、笔者注）脑袋瓜的机械」。

1944年1月，将耸立在大石寺境内的巨木，供出军用。报导提供巨木的『大日莲』的文章中谈到，若此巨木「能化为快速运载皇军兵粮戎器的船舶，代佛行道，扫射敌膛，此老杉即为翼赞胜善奉行天行，行本地地心的大菩萨。」

1944年1月13日的《静冈新闻》报导了当时的情景和日恭法师在伐木仪式时诵经的照片。

[\(参考资料 5\)](#)

而且，大石寺不但供出寺内的巨大树木，还召开宗会议员会议决定将山门和本堂的铜制屋顶供出。1944年1月14日的《静冈新闻》里报导了这一消息。报导中这么写道：

[\(参考资料 6\)](#)

“在蒙古入侵时大圣人曾一语道破，呼吁‘举国一同面对国难’，检讨身为应唤起全国人民支持‘统一全国力量取得战争胜利’这国论的大圣人门下应采取的行动，并以希望‘将更多的子弹送往前线’的理由，决定将山门和本堂的铜制屋顶供出。”

1944年4月的除虫法会上，以宗务院之名，发布以下公告。

「宗内一般

总本山灵宝御除虫特别法要之仪式，本年不举行，改已於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三日之一周期间，执行如左记之圣战必胜国威宣扬、皇军武运长久、敌美英击灭之大国祈祷会，仅此段为

公告也」。

当时宗门如此把日莲正宗宣扬大圣人佛法意义的二大仪式「御大会」、「御除虫会」，擅改为祈求「圣战必胜国威宣扬、皇军武运长久、敌美英击灭」的仪式。

时至1944年12月，朝鲜义勇军的农耕地来到了大坊。所谓的义勇军只是名字而已，其实是来自被日本殖民，受到半强迫动员的朝鲜人。他们受到日本将军的命令，被迫强制劳动。

1945年2月21日，日莲正宗发出举行大国禱会的公告，为快吃败仗的日本祈求战争胜利。光就此事便可知，日莲正宗直到最後举宗支持战争。此篇公告文如下；

「宗内一般

总本山灵宝御除虫特别法要之仪式，仿效前年度之例，於四月一日至同月三日之三日期间，执行如左记之圣战必胜国威宣扬、皇军武运长久、敌美英击灭之大国禱会，仅此段为公告也」。

综观以上宗门对战争的协助实态可知，当时的宗门是如何积极协助日军扩大战争，此时宗门的立场分明是「帮凶」。仅就上述煽动战争的事实，看日莲正宗如何推卸战争责任？

2. 關於扭曲、更改教义

1941年8月20日，日莲正宗在以铃木日恭法主为中心召开的「上老会议」上，决定了「接受神札」「删除御遗文」「禁发御书」「改变观念文」「禁止使用本地垂迹说」等事项。这些都是当时的宗门害怕治安当局的弹压，唯恐「佛本神迹」（佛为本，神为迹的思想）会造成否定国家神道，因此更改了「佛本神迹」的相关教义。具体上，有以下两大改变。

(1) 删除御书要文以及禁止发行御书

日莲正宗中枢眼见日莲宗身延派等宗派在1941年8月遭受内务省的压力，决定禁止发行、使用灵艮阁版的御书，以及删除遗文，深感危机重重。於是选择配合日莲宗的步调。

而将教示大圣人未法御本佛的「日莲为一阎浮提第一圣人」（御书974页）等御文，以及删除十四处视国家神道绝对存在的天照大神、国主为「小神」「佛的随从」的字句，并且在当时教学部公告「於法话讲演等，不得引用」，一切严禁使用、论及。

此外，1941年8月24日发出的院达中以「有关御书发行事宜」为题，提到御书是配合镰仓时代的国情所写的内容，而在现今的状况使用时，担心令人「误解宗祖大圣人尊皇护国之精神」，所以采取禁止御书全集的发刊之措施。

1941年9月29日，教学部指示删除的御书文句部分如下。

[\(参考资料 7.8\)](#)

1. 日眼女造立释迦佛供养事（御书1187页）

「一切世界诸国为主之人，皆是教主释尊之垂？天照太神、八幡大菩萨，其本地是教主释尊。」

2.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书1410页）

「为此日本国一切众生，释迦佛是主、是师、是亲也。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人王九十代之神及王，由是释迦佛之所从，何况是其神、王之眷属等耶？」

3.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书1410页）

「又，日本国天神、地神、九十馀代之国主，并万民即有生之属，皆教主释尊之一子也。又

日本国天神、地神、猪王、万民等，能辨别天地、水火、父母、主君、男女、妻子、黑白等者，皆教主释尊作之师所教也。」

4.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书1414页）

「如斯之佛，王臣、万民俱应重之如父母、崇之如神明。」

5.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书1411页）

「此大科，次第累积，人王八十二代之隐歧法皇，及佐渡之院等，竟为相州镰仓之义时所取代，是尚不及於其相传之家人者也。三皇分放各岛，长日悲叹，终则分灭於其地。其魂作恶灵，墮於地狱。」

6.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书1411页）

「现身致受其所从之攻，而後生墮於地狱。」

7.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书1411页）

「此是较隐歧法皇尽灭福报之罪，超过百千万亿倍之大科，限於镰仓矣。既有如此大科，天照太神、正八幡大菩萨等之天神、地只、释迦佛、多宝佛、十方诸佛，一同咎之，邻国有圣人。命於大王集万国之兵，图惩日本王臣、万民。」

8. 日女御前御返事（御书1243页）

「以及日本国守护神之天照太神、八幡大菩萨、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之众神，全部大小神只等，有体之神均在列，其余，用之神岂有遗漏之理。」

9. 乙御前御消息（御书1221页）

「能弘法华经，死时遗体更重。遗体重，亦其有利生也。既有利生则宜有如今之八幡大菩萨之受斋祀。其时，供养日莲之男女，当如武内、若宫之人崇重矣。」

10. 种种御振舞御书（御书919页）

「所谓天照太神正八幡等，於此国虽为重要，对梵释日月四天而言，则为小神。」

11. 种种御振舞御书（御书919页）

「太政入道、隐歧法皇灭亡也以此。此则是教主释尊之使，更非彼等所可比拟，天照太神、正八幡宫亦当俯首合掌伏地者也。」

12. 圣人知三世事（御书974页）

「日莲乃为一阎浮提第一之圣人也。但上至一人，下达万民，一同轻毁日莲，加刀杖於身使其流罪，故梵释日月四天，命邻国逼责此谤法者也。」

13. 下山御消息（御书363页）

「守护日本之天照大神、正八幡等，对如斯之国岂能为救。须急加予治罚，力求得免自科也。」

14. 五人所破抄（御书1615页）

「若宫八幡亦百王镇护之大神，日域朝廷之本主。虽然，明神於佛前立谤国舍离之愿。」

（2）更改御观念文

日莲正宗在1941年8月22日的院达中发布，本宗僧俗日常修行之基本的勤行观念文，将改为以天照大神为中心主义的内容，以配合军部皇国主义的推进。

[（参考资料 9）](#)

首先關於初座的观念文

「谨谢皇祖天照太神皇宗神武天皇，肇国以来代代宏恩，并献法味予守护皇国之日月天等诸神，盼能哀愍纳受。」

诸天善神当中，先特意崇敬天照大神，再对代代天皇表明感谢之意，最後把其他的诸天简称为「日月天等诸神」了事。

同样的，在二座、三座当中，对佛法僧三宝的观念文只用极为简单地表现方式，四座祈念广宣流布的部分当中，特意插入「官民一体」「国威增辉」的用语。

以下引用二座以後更改後的观念文，提供参考。

（二座）

「为现当一切救护・妙法的曼荼罗・本门戒坛之大御本尊，御报恩谢德供养」

（三座）

「为久远元初・内证本佛・南无日莲大圣人、大慈大悲，御报恩谢德供养；
为血脉付法之大导师・御开山日兴上人之御报恩谢德供养；
为第三祖阎浮之御座主・新田卿阿闍梨日目上人，御报恩谢德供养」

（四座）

「奉祈念我等弘法之诚意达九天，为一天四海广宣流布・天长地久・官民一致・国威增辉。
某过去远远劫现在万万之谤法罪障消灭，现当二是大愿成就之」

（五座）

「为日本国中当门信仰之面面・内得信仰之面面・各先祖代代之精灵，追善供养菩提。
为某先祖代代之精灵，追善供养。
乃至法界平等利益自他俱安同归寂光。」

如上述一般，害怕国家权力的弹压，迎合皇国绝对思想的日莲正宗，不惜歪曲大圣人佛法教义来配合煽动战争。

3. 为求自保，不惜牺牲信徒与同门之僧的日莲正宗

战争中，日本国家权力修改治安维持法，将「冒渎神宫或皇室尊严」列为刑罚对象。其目的是为了将宗教统一在国家神道之下，以便顺利推动战争。

日本国家权力，以宗教统治的一贯作法，强制佛教各派接受「神札」。因此，几乎所有的佛教教团都接受了神札，结果使得许多日本的佛教教团，迎合皇国绝对思想，而协助战争。

曾为日莲正宗信徒团体的创价教育学会，牧口会长以及户田理事长，持续表明拒绝迎合皇国绝对的思想，坚决反接受神札。

对此，宗门方面，唯恐自己受到国家权力弹压的波及，1943年6月召唤牧口会长至总本山，在日恭法主等人面前，由庶务部长强迫牧口会长接受神札。

但是，牧口会长等人毅然地拒绝接受神札。而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终至被逮捕入狱。

自从宗门命令创价教育学会接受「神札」的1943年6月起，当局便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不敬罪为由，实际展开对创价教育学会的弹压及逮捕。

6月29日，二位创价教育学会的理事被捕，接着7月6日牧口常三郎会长在伊豆下田传教时被捕。同一天，户田城外理事长（当时）也被逮捕。

创价教育学会的干部一一被捕，直到1944年3月为止，共计二十一位受到逮捕。

而日莲正宗的僧侣只有藤本莲城一人於1943年6月16日，因为不敬罪等之嫌疑受到逮捕。

宗门由於创价教育学会的干部被捕而感到惊慌，对牧口会长、户田理事长（当时）为首的干部发布禁止登山、信徒除名的处分，甚至藤本莲城也受到剥夺僧籍的处分。不仅如此，当时的宗门还派遣庶务部长等人，到拘留中而不在的牧口会长家里，说服其家人规劝牧口会长退转。

在僧俗沦入官宪手中的8月下旬，宗门竟召开教师指导会，指示各地方寺院的住持在各寺院祭祀神札。

创价教育学会的牧口常三郎、户田城圣理事长，经由警视厅被拘留在巢鸭的东京拘留所。当时侦讯的情形，非今日所能想像。受到的是非国民的待遇，不仅当事者就连家人也会受到牵连。而且，滥用刑法，不知何时才会被释放，也经常因为食粮不足的关系，不是衰弱死就是饿死在其中。

牧口会长於1944年11月18日，死於巢鸭拘留所，在前一天17日从独居房移进病监。据说牧口会长移进病监时，更换了内衣、袜子，端正自己的仪表。移进病监的途中，虽然两脚无力跌倒，但仍拒绝看所狱卒的扶持，到最後还是一个人走进病监，一进入病监後就立即陷入昏睡状态。

隔日18日早上，牧口会长在巢鸭拘留所的病监逝世。

牧口会长虽是死於狱中，但由此可知是自束整装觉悟的死。

另外，藤本莲城，於1944年1月10日在严寒的长野监狱中因衰弱而死。

就如此般，宗门舍弃了信受日莲大圣人教法之僧俗，以迎合国家神道为盾，试图逃避国家权力的弹压。

4. 日莲正宗否定战争责任的主张

日莲正宗尚未承认战争责任，并主张没有谢罪的必要。他们以宗门「时局协议会」为名发表『日莲正宗与战争责任』『關於「神札问题」』的主张。在此稍做介绍，请各位察看是否正当。

[（参考资料 10）](#)

（1）「以结论来看日莲正宗对战争的煽动，并没有超过国民一般的感觉。并且，为了端正救济一切众生根本遵从的大御本尊以及一切众生的信仰，为了不让自日莲大圣人传承而来的秘传教义，受到军部的镇压与日莲宗身延派的阴谋破坏，於表面上遵从国策，实际上这却是无效的。」（『日莲正宗与战争责任』）

（2）「守护御本尊一事，相信是为了人类幸福、世界和平的行动。而且就现时来看，那也是不得已的事，相信在当时那是适切的行动。」（同上）

（3）若是其他宗教灭亡，就为了一切众生的立场，那是值得庆幸的。但若是日莲正宗一宗毁灭，则将使一切众生失去成佛的根据。如果把本门戒坛的大御本尊置於身延派之下，使血脉法水断绝的话，一阎浮提一切众生的成佛又该是如何？」（有关『神札问题』）

（4）「那是身陷难局，极尽苦恼的选择，为了守护戒坛的大御本尊及血脉法水，应说是深虑之下不得已的行动。」（同上）

（5）「或许有人会认为，日莲正宗的僧侣并没有在战後就战争责任的问题，提出反省的意见。但是，现任御法主日显上人猊下在日莲正宗勤行的根本『丑寅勤行』上，每日祈念世界和平。」（『日莲正宗与战争责任』）

不用说，这些主张与日莲正宗礼赞战争历史的事实相违。如之前所说，日莲正宗协助战争的实态，并不是一个高揭和平的教团，因无法承受外在压力而礼赞战争，而应说是积极美化战争、推动战争。

而且，并不只是提高战争士气，又协助其他佛教各派，为陆军、海军提供莫大的军事资金，捐献军用飞机费用。这就不是「表面上遵从国策」「极尽苦恼的选择」如此层次的问题。而是直接、实质上地协助制造兵器，这样的兵器不知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这类附和恶魔的行为，是绝对无法抹灭的事实。

接下来，日莲正宗这些主张的共通点，就是缺乏身为宗教者的自觉。特别是（1）「以结论来看日莲正宗对战争的煽动，并没有超过国民一般的感觉。」的这段话可做为代表。因为这句话不但表示他们觉得这是「以一般国民的感觉可被准许」，也显见其身为宗教者必须引导民众走向和平的责任已荡然无存。所以这句话等於是自己否定了做为僧侣的存在价值。

更且，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使用许多为了「守护大御本尊」如此轻而易举的表现，但是这样的理论，对于大圣人的佛法是否真的贴切呢？

宗祖的大圣人，进谏当时的最高权力者，也曾一度险些遭到斩首，二次被处以流罪。之后，当时的弟子们也遵照大圣人的精神，拼命地超越了难。更何况，大圣人图显大御本尊的契机，正是源自农民信徒的殉教。

当时的最高权力者的平左卫门尉屡次迫害大圣人，这样的难也几度波及弟子们。1279年，正在农耕的热原农民门下20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被带到位于镰仓的平左卫门尉的私宅，受到拷问被迫放弃信心。但是，农民门下们不屈于拷问，绝不舍弃信心。结果，中心者的神四郎、弥五郎、弥六郎三兄弟被处以斩首刑。

以这些农民门下的殉教为契机，大圣人写下「圣人御难事」宣告完成出世之本怀的「时」已经来到，而建立了本门戒坛的大御本尊。

端看大御本尊图显的意义，所谓「守护大御本尊」，不正是这种不惜殉教究极的信仰姿态吗？我们确信其中必有着诸天俨然的加护，承继宗祖信心的血脉。

况且，如前所述，作为军部代行机关如此协助战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如果被指为利用大御本尊图谋正当化也无法反驳吧！

此外，如（3）所说的「其他宗教的灭亡，为了一切众生必须欢喜。」这种自大、独善其身的宗教，是否真的能够作为引导世界走向和平的宗教而受人信赖呢？

居然片面否定战争的责任，又说出（5）这种幼稚的藉口，装作无关己事的话，总有一天将会被世界的人们所唾弃。若说是在妨碍认真弘教的人，亦不为过。

日莲正宗，这么全面否定战争责任问题的原因，可说是与现在宗门的体质问题有很深的关系。

现在的宗门打出「法主绝对主义」，以便统治宗门内部。并认为顺从法主就是正确的信仰，违背法主的人则为异端份子；应尊崇法主为「绝对无谬」的存在，批评如此绝对存在的法主，将被处罚。

试想若日恭法主承认其在大战时赞美侵略战争，以及带动全宗门积极协助的事实，又会成为如何呢？这就表示法主帮助了世界性的大量杀戮行为。这样的话，非但会使法主信仰此宗内的神话瓦解，也会使「法主的权威」坠地。

因此对支持法主绝对论的现任法主阿部氏及寄生在他权威下的僧侣来说，对战争责任的谢罪，无非是一种自杀行为。

所以，以阿部氏为首的宗门中枢，全面性地否定战争责任，死守法主的权威。若要向日莲正宗诚实地对战争责任告白，则必须要将问题的症结深入到教义部分。

5. 其他佛教各派对战争责任的谢罪

德国新教徒教会於1945年10月战争结束後立刻认罪。内容如下。

「我们以沈痛的心宣告以下内容：

由於我们的作为，使得许多国民与国家受到无法言语的痛苦。（中略）我们要告发我们自己。告发没有更大胆的告白，没有忠实地祈祷，没有欢喜的信仰，没有燃烧自己的心地爱对方。」

在日本，1967年日本基督教团最先坦承战争责任。净土真宗大谷派则在晚二十年之後的1990年4月，於战争牺牲者追悼会中反省、谢罪：

「事实上，本宗难以逃避五逆谤法之咎，如今再次悼念全体牺牲者之悲哀，在此真宗大谷派将表明曾犯罪顺从协助战争之罪，以忏悔过去的罪障。」

1991年2月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在「我宗门对和平的强烈愿望要向全国、全世界彻底宣扬的决议」中提到，「尽管说是受到战争前、战争时以军部为主的国家压力，但结果却是帮助战争，同时也对於故意巧妙利用真俗二谛论於教学中，导致净土真宗迷失本质，就此事实，也应对佛祖致上最深的忏悔。」

之後，曹洞宗也於1992年11月发表谢罪。

1995年6月，金光教出版一本名为「战争与和平—迎向战後五十年」手册。其中谈到

「战争中，本教以为事关国家存亡而协助战争。但也因此剥夺了亚洲为中心等他和我国众多人民的生命，以及侵犯人权，使人们的生活受到破坏，对此由衷感到遗憾。」

如此整个教团先表明对战争责任的反省，然後再以曾结成「金光教报国会」；在海外所从事的战时活动；捐献军用机等积极协助对战争的实态为总结强调，那些行为并非属当时一时之误，而认为「那些责任要由现在作为信奉者的我们所负责。」

1995年6月东本愿寺对於亚洲造成言语难以形容的祸害，藉佛法之名让青年赴於死地感到忏悔，全会并一致采纳不战誓愿的宗议会决议。於该宗门立法机关的采纳决议，这在日本佛教界乃属首度。

除了宗教团体以外，1995年6月明治学院的中山弘正学院长，更在约五百位的学生以及毕业生之前，以「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战後责任」为题，发表演讲。其内容提到，愿坦承曾参与战争此国家犯罪，以及於战时学院长曾积极前往靖国神社叁拜之不是。并表明该大学「应在朝鲜、中国等诸外国人面前表示谢罪」，以为表示愿负战争责任。

接着中山学院长又谈到「一想到成为学徒兵出征的学生们，作为一介教师让人感到沈痛万分。」「至少本学院指导者应该在战败的时候立即表示反省与谢罪。」「希望学生诸君们，不仅要认识战争的愚蠢，更要认清我国曾加害他人的事实。再以此作为与亚洲人们创造新时代的基础。」

如此真诚的反省，才能打开亚洲的人心。我们青年僧侣改革同盟至今的主张，在纠弹有违民众愿望的日莲正宗的同时，也是表明我们每一位率直的反省、忏悔的心以及对於建设和平的决意。理由是宗教人士对民众的痛苦、悲哀应是最为敏感的。

结语

自从结成青年僧侣改革同盟以来，我们在日本全国的地区与许多人进行对话，共同奋战、扩大共感至今。除了学会员以外，也与不同信仰的人们进行谈话，并且不仅於国内也与世界各国的人们结交友谊。

在进行这样的活动当中，虽然还只是起步，但能够在许多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国当中，接触到许多因为战争而受到生理，心理之苦的人们。

每当在各个地方接触到屠杀的事实时，一种言语无法形容的悲伤与愤怒从身上的最内部宣泄而出，更真实地感受到战争是这麼恐怖狂妄的行为。在这样的感受之后，又看到日莲正宗对战争的协助应表示谢罪，却一点反省的心也没有，更令人从心中感到愤怒。

即使物理上的伤痕已经愈合，但是心的伤痕却是难以抚平的。要使大地上所有的悲惨消失，而共同誓愿反战，彼此约定对和平的行动而持续坚定的对话的，正是创价学会的同志。由於这样的鼓励，才能使每个人透过对御本尊的信仰而苏醒。

但是日莲正宗却想借曾为信徒团体的创价学会在战时反对国家主义，以及所从事的和平运动成果为靠山，自以为其协助战争的实态尚不为人知，无视战争责任的问题，意图在亚洲布教。

总有一天，日莲正宗必定会被追究其战争责任问题。到时看日莲正宗是要选择弘通宗祖御遗命的大法，还是坚守宗门一部份独裁的权威呢？

到那时，如果日莲正宗不肯公开承认战时所犯的错，那么不论韩国或是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等亚洲各国，是会有人愿意接受日莲大圣人的佛法。

我们所担心的是，因为无责任感的宗门干部，使人们失去对大圣人佛法的信赖。不总结过去的历史，则没有真实的未来。所以，我们青年僧侣改革同盟决意在迎向第二个战後的半世纪之际，继续弹劾日莲正宗直到其公开谢罪为止。

以上。
